

November 2016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Xu Zhenya's Novel Writing

Yingjie B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Bai, Yingjie. 2016.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Xu Zhenya's Novel Writ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6): pp.130-13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6/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红楼梦》与徐枕亚的长篇小说创作

柏英杰

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红楼梦》对徐枕亚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徐枕亚早年写过六十首《红楼梦徐词》,在这些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红楼人物以及宝黛爱情悲剧的认识。他的长篇小说一直以《红楼梦》为取法对象。《玉梨魂》《雪鸿泪史》虽是自传小说,但在人物形象和具体情节上却有多处模仿了《红楼梦》。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双鬟记》基本上依赖于对《红楼梦》的模仿,但是并不成功,之后的《余之妻》和《燕雁离魂记》也是借鉴《红楼梦》创作而成,且颇有新意。总之,徐枕亚既是一位《红楼梦》小说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成为《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一个独特联结点。

关键词: 徐枕亚;《红楼梦》;长篇小说创作;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柏英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在读,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byj_1988@sina.com

Titl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Xu Zhenya's Novel Writ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tha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d on Xu Zhenya's novel writing. In his early years, Xu Zhenya wrote sixty *Ci*-poems abou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se *Ci*-poems indicate his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the love tragedy of Baoyu and Daiyu. When writing novels, he always uses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s an exemplar. Although *Her Sacrifice* and *The History of Tears* are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Xu imitates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Two Servant Girls*, his third novel, is entirely a duplicat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lthough it is not a success. However, his next two novels, *My Wife* and *The Two Dead Girls*, which borrow ideas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ke before, are quite innovative. To sum up, Xu Zhenya was a faithful inheritor of the art of novel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a unique transitional figure betwee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Keywords: Xu Zhenya;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vel writing; influence study

Author: Bai Yingjie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ail: byj_1988@sina.com

作为“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徐枕亚以小说著称于世,但他的禀赋性情却更近于诗人。他身处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时本有机会了解近代新学或参与社会革命,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在虞南师范只接受了一年新学教育便肄业回家,在这一年里他对学业似乎也不怎么上心,^①此后更是与新学断了瓜葛。这倒不是因为他思想陈旧,而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变化并不在意,他更喜欢沉溺于自己缠绵悱恻的诗意世界中。他八

岁学诗,弱冠时已积诗八百余首(周文晓 45),即使后来成为了小说家,写诗也从未断绝。翻开他的《枕亚浪墨》一至四集,我们总会看到连篇累牍的诗词,往往以一个题目连作几十首,内容也总是花愁月恨、春悲秋感之类。

因为《玉梨魂》的一纸风行,他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但他既对现实世界缺乏敏感,写作短篇小说还可以依靠一点见闻和想象,面对长篇小说时,便不知如何架构故事、刻画人心了。他的方法是

选择一部他最熟悉的经典小说作为取法对象,这部经典小说便是《红楼梦》。在以往关于徐枕亚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只关注《玉梨魂》《雪鸿泪史》两部代表作,其它的作品则少有人问津,在提及《红楼梦》和这两部小说之关系时,也往往只有只言片语。夏志清先生在《〈玉梨魂〉新论》一文中认为《玉梨魂》“充分运用了中国旧文学中一贯的‘感伤—言情’传统”。该传统包括李商隐、杜牧、李后主的诗词,以及《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等戏曲小说,主要倾向在于将爱情中孤独、绝望、哀怨等痛苦情绪予以诗化或抒情化。该传统作品中的“最高级”情人既要具备“情、才、愁”,又守身如玉、道德纯洁,林黛玉就是“最高级”情人的典型。夏先生的观点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理解了“感伤—言情”传统,就把握住了《玉梨魂》对《红楼梦》继承之核心所在。然而因为题目所限,夏先生并未对《玉梨魂》继承《红楼梦》之处详加分析,也未论及徐枕亚的其它小说。笔者认为,若论及《红楼梦》与徐枕亚长篇小说创作之关系,必先了解他对《红楼梦》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他二十岁时所写的《红楼梦馀词》(1908年)^②中。本文拟在解读《红楼梦馀词》的基础上,在人物形象、具体情节等方面,对徐枕亚的五部长篇小说中效仿和借鉴《红楼梦》之处加以细致地分析,以冀较为完整地展现徐氏长篇小说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创新之处。

一

《红楼梦馀词》(以下简称“《梦馀词》”)共六十首,每一首以《红楼梦》中的一人一事为题(如《元春省亲》《李纨教子》)。正如鲁迅所说:“才子看到缠绵”,这六十首词绝大多数吟咏的是儿女情事。

徐枕亚在《梦馀词》跋语中写道:“自恨年才弱冠,潦倒青衫。人海茫茫,知音何在。茶余酒罢,取《石头记》偶一展阅,颇起遐思,深恐异日深陷情坑,为情所误。是编之作,盖欲持以为情场战胜之券,且欲留以作情关报晓之钟”(“浪墨”卷三 41)。

这里的“知音”当是指理想中的爱侣。徐枕亚年轻时幻想的“知音”是林黛玉。他在《石头记

题词序》中说:“仆也呱呱堕地,生带愁根;咄咄书空,少称狂士。具有痴情,略解书中旨趣,悠扬遐想,欲寻石上姻缘”(“浪墨”卷二 1)。在自传小说《雪鸿泪史》中,作者的化身何梦霞也自陈:“止平日读《石头记》,对于潇湘妃子颇富感情,然徒羡痴公子之艳福,未敢效癞蛤蟆作天鹅想也”(7)。

他之所以以林黛玉为“知音”,跟他耽溺于哀愁的天性有关。十一岁元旦时,他有诗云:“愁人哪有随时兴,锣鼓声休到耳边”(周文晓 45)。据好友陈惜誓回忆,徐枕亚少年时便“有时忧从中来,悲歌呜呜,于咽丧气,潦倒若系囚。旁人骇顾愕笑目为痴,君则与余益自喜。嗟夫,君固世所谓穷愁之人也”(转引自潘盛 43)。《梦馀词》中以黛玉命名的共有十二首,数量最多。这些词特别偏重于描摹黛玉的悲凉心绪,如葬花、吟秋、病春、题帕等等。可见徐枕亚对黛玉的爱慕之处正在于她的哀怨气质。另一方面,同是“愁人”,徐枕亚认为黛玉之“愁”来自黛玉身世之痛和爱情之苦,对此他有深切的认识。以黛玉命名的这些词是《梦馀词》中最精彩的部分,如《黛玉题帕》《黛玉思乡》等词作往往不拘泥小说情节,展开丰富的联想,但都非常符合黛玉的性格。故而陈惜誓评《黛玉题帕》曰“凄怆不可多读”,又评《黛玉思乡》曰“沉痛”(“浪墨”卷三 34、39)。

《梦馀词》中以宝玉命名的共有七首,仅次于黛玉。但是在《妙玉赠梅》《紫鹃试玉》《龄官画蔷》等词作中,宝玉也是主角,实际上宝玉在《梦馀词》中所占篇幅较黛玉还多。徐枕亚认为宝玉是“多情”之人,也是“悟情”之人。所谓“多情”有两重含义,一是宝玉对众女儿多情,二是众女儿对宝玉多情。如《平儿理妆》《香菱易裙》描写的是宝玉对女儿用情,《宝钗拂蝇》《探春赠履》《宝玉品茶》则描写女儿对宝玉用情。对于宝玉之“悟情”,《梦馀词》中有《宝玉砸玉》《龄官画蔷》《宝玉悟情》《五儿移爱》《宝玉逃禅》等作品,基本上将《红楼梦》中宝玉“悟情”的重要情节都题咏了一番。从这些词作中,我们并不能看出徐枕亚对宝玉的性格心理有什么认识。他写宝玉之“多情”,只是对宝玉“风流队里横行”(“浪墨”卷三 28)的际遇非常羡慕,故而津津乐道,细细描摹。至于他写宝玉的悟情,需要和他写黛玉的爱情之苦结合起来看。《梦馀词》以《黛玉焚稿》《宝

玉逃禅》二首作为压卷是深有意味的。黛玉沉溺于感情,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宝玉在情感中不断体悟,最后选择了逃禅作为解脱。徐枕亚指出,黛玉在临死之前依然执着于爱情,词中以黛玉的口吻写道:“生生死死痴如我,纵教泪点可成河,也难扑灭心头火”;而宝玉在逃禅后,则“一领烟霞长共,再不向烦恼场中寻梦”,走向了大彻大悟。陈惜誓在评语中称,宝玉的大彻大悟才是“情场战胜券、情关报晓钟”(“浪墨”卷三 41)。

对于《红楼梦》中另外一位女主角薛宝钗,徐枕亚视她为宝黛姻缘的第三者,对她殊无好感。宝钗在《梦馀词》中只占三首,《宝钗扑蝶》中称:“好事从教妒,芳春占已迟。无端扑散梦魂飞,嗔他上别枝”(“浪墨”卷三 34),从宝钗扑蝶这一少女嬉戏行为中,徐枕亚读出破坏好姻缘的意味。

袭人和莺儿也是徐枕亚不喜欢的人物。《梦馀词》中,袭人只占了一首,就是《袭人试梦》,在词中徐枕亚颇含讽刺地评道:“不知狐媚竟是何人。”莺儿是宝钗的侍婢,曾为宝玉的通灵宝玉结过络子。在《莺儿结络》中,徐枕亚写道:“不惜功夫抛却,要络他牢。枉费心思巧,空教组织劳。去去大荒山下,自在逍遥”(“浪墨”卷三 34-35、33)。显然徐枕亚认为莺儿结络这个情节有着双重的含义,莺儿不仅要络住通灵宝玉,还要帮宝钗络住宝玉本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枉费心思巧,空教组织劳”。

至于《红楼梦》中其他女子,徐枕亚对她们的认识则非常模糊,《梦馀词》把她们一律写成了林黛玉式的悲情女子。如《湘云咏絮》就把湘云偶然的诗情写成了:“断肠人写断肠词,别有惜花心事,苦立尽斜晖”;又如《探春征社》,大观园众女儿的青春诗情,在他看来竟是“诗成字字香泪”(“浪墨”卷三 29,28);《晴雯撕扇》《湘云眠石》等词作也是如此。虽说《红楼梦》中众女子皆有悲情的一面,但也并非一味的凄苦。但《梦馀词》写她们的哀愁既不伦不类,又流于俗套。这也可见除了宝黛爱情悲剧,徐枕亚对《红楼梦》其它方面体会得不深,或者并未留意。

1913年《民权报》征集《石头记题词》,徐枕亚写了三首律诗(署名“东海三郎”),分咏宝、黛、钗三人。在这三首诗中,宝玉仍是一个“悟情”的形象(“去去大荒山下路,便随浩气返鸿蒙”),黛玉还是一副凄苦的模样(“九死痴魂难续命,一生

苦恨是无家”),而宝钗彻底成了心机深沉的第三者(“聪明绝世却藏机,腹剑森森列几层”)(枕亚双热 148)。时隔五年,他的观点基本未变。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往往取决于他能在文学经典中看出什么。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故事内容基本上都是宝黛式的婚恋悲剧,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也基本上以他对宝、黛、钗等人看法而加以塑造,具体情节上也多模仿《红楼梦》。

二

1912年徐枕亚在担任《民权报》编辑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玉梨魂》,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的一段恋爱经历。1909年他在担任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堂教员时,与学生的寡母陈佩芬产生了一段秘密的恋情。后来二人迫于外界压力不得已而分手。陈佩芬将她的侄女蔡蕊珠许配给了徐枕亚。《玉梨魂》中的何梦霞即是徐枕亚本人,白梨影即是陈佩芬,崔筠倩即是蔡蕊珠。一年后徐枕亚在《小说丛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雪鸿泪史》,《雪鸿泪史》是《玉梨魂》的重写本,较之《玉梨魂》增添、修改了许多细节,但主要人物和主体情节还是和《玉梨魂》相同,两部小说可以一并讨论。虽然作者本人一直承认这两部小说乃是依据他的真实感情经历所写,但一直以来人们对这段恋情的具体经过所知甚少。直到后来发现了徐枕亚与陈佩芬的来往书信和诗词,这两部小说的真实本事才大白于世。^③从信札内容来看,这两部小说近乎实录,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如赠兰、血书、小人构陷等都实有其事,甚至陈佩芬对徐枕亚的称呼就是“霞君”“霞郎”,蔡蕊珠在信函中的代称就是“木笔”(小说中以木笔花象征崔筠倩)。但小说对这段感情还是做了许多的虚构和修饰,在笔者看来这些虚构和修饰之处正体现了《红楼梦》对这两部小说的深刻影响。

首先,这两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以《红楼梦》中宝黛自居,这种心态既凸显了他们的“才、情、愁”,也影响了他们相知而爱又恪守礼法的恋爱模式。

《玉梨魂》在介绍何梦霞时特意提到,何梦霞“于诸书中尤心醉于《石头记》”,《石头记》是“弄才之笔,谈情之书,写愁之作”,何梦霞也是“才、情、愁”兼具的人物,对林黛玉“悠然遐想,冀天下

有似之者”。何梦霞还曾以《红楼梦》中的人物“各综其事迹，系以一诗，笔艳墨香，销魂一世”，遭到友人轻微的嘲讽“痴公子几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将跌入大观园里，受诸苦恼去也”（第二章 9）。这一段虽然是徐枕亚的夫子自道，但也暗示了何梦霞心里以宝玉自居，以林黛玉为他理想中的爱侣，日后跌入情场皆缘于此。在《雪鸿泪史》自评中，作者也指出：“（梦霞）实阴以宝玉自拟，而后日之奇缘会合，即胎于是”（评 3）。

虽然何梦霞以宝玉自居，但作者并不打算把他写成另一个宝玉。何梦霞毕竟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作者要把他写成个“才、情、愁”兼具的才子和情种，但作者以宝玉为“多情”、“悟情”之人，并不符合“才、情、愁”的标准。《红楼梦》最具“才、情、愁”的当属黛玉，作者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干脆将“黛玉葬花”搬到《玉梨魂》的第一章，让何梦霞刻意效仿黛玉，上演了一出“梦霞葬花”的好戏。

何梦霞的恋人白梨影也以黛玉自居。在读过何梦霞的《红楼梦影事诗》后，她将何梦霞称为“怡红后身”，又自称：“梨影何人，敢嗟薄命？使梨影而不抱达观，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玉梨魂”第五章 24）。这个情节并非完全出于虚构，陈佩芬在信件里曾说：“自从看《梦馀词》之后，但觉我心牵牵君矣”，但她并未将徐枕亚和她比作宝黛。在两人的长期通信中，他们自比的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陈佩芬喜爱诗词，而族人“尽是木偶，愚极顽徒”，她倾慕于徐枕亚是因为他的文才。而且二人也并非只是精神恋爱，在信件中陈佩芬经常和徐枕亚商量如何避人耳目地欢会。以二人的当时情形来看，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来形容他们显然更为贴切。小说中白梨影以林黛玉自居，其实是作者有意将她比作黛玉。白梨影虽是个寡妇，和林黛玉闺中少女的身份上大不相同，但二人都是“才、情、愁”兼具的薄命女子，这也正是小说着力描写之处。

何白二人既以宝黛自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方式上也是以宝黛之爱为典范。《红楼梦》中宝黛之相互倾心是因为二人在精神上知己，而且二人在爱情中没有丝毫逾越礼法的行为。何白二人也是如此。他们之相慕不仅是因为“才”，更重要的是在“情”和“愁”上相互理解。两人平

常依靠书信传情，只见面交谈过两次，在精神恋爱方面似较宝黛更为纯粹。

其次，在具体的情节上，这两部小说也刻意模仿了《红楼梦》中经典情节，在模仿中还有深层的借鉴和巧妙的翻新，最明显的例子是“梦霞葬花”和“筠倩弹琴”。

《红楼梦》中黛玉共有两次葬花。第一次葬花在第二十三回，是宝黛二人在共读西厢、两心相印后共同葬花；第二次葬花在第二十七至二十八回，黛玉歪派了宝玉之后，独自悲吟《葬花词》，唯独宝玉听见，并且痛哭。两次葬花都有宝玉参与，也都加深了宝黛的知己之感，而《葬花词》的出现，则预示着黛玉终有一天“花落人亡两不知”。对于“黛玉葬花”的丰富内涵，写过《黛玉葬花》的徐枕亚无疑心领而神会。“梦霞葬花”也不仅是何梦霞的一次抒情独白，葬花之后，他还听见了白梨影的对花夜哭。白梨影看到了何梦霞刻下的“梨花香冢”之碑，愁肠深为所触。白梨影的幽艳和痴情让他大有同病相怜之感，从此埋下情根。何梦霞并未写下《葬花词》，《葬花词》预示人物命运的功能则由“梨花香冢”承担。“梨花香冢”不仅是葬花之所在，也预示了白梨影的香消玉殒。另一方面，花冢还是爱情的见证，《红楼梦》中黛玉听说宝玉的婚讯正是在“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在《玉梨魂》结尾处，“作者”和石痴来到门庭破败、久已尘封的崔家凭吊旧迹，不仅象征着白梨影和崔筠倩的梨花、木笔都已不在，花冢也荡然无存。这一点颇令人费解，在古代文学中，生死之恋总要留一些痕迹供人怀念，如《韩凭夫妇》中的相思树和鸳鸯鸟。如果考虑到这部小说的自叙传性质，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到作者细致的文心：花冢的消失正象征着爱情的终结，这既是指小说中的何白之恋，也是指现实中的徐陈之恋。

“筠倩弹琴”模仿的是《红楼梦》中的“黛玉弹琴”。“黛玉弹琴”见《红楼梦》第八十七回，宝钗寄书与黛玉，书中有四章歌辞叹二人身世之悲。黛玉不胜凄楚，也和了四章歌辞，谱成琴曲。恰宝玉、妙玉二人经过潇湘馆，听到叮咚之声。宝玉听得音调甚悲，妙玉便与他讲解。听到后面，琴弦崩断，妙玉急忙走了，弄得宝玉满腹狐疑。这一情节在《红楼梦》中既不有名也不重要，但这一情节凸显了黛玉的文人气质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又以

弦断预示其爱情的悲剧。在《玉梨魂》中,白梨影设计了“李代桃僵”之计,筠倩、梦霞二人迫于压力勉强应允,但各怀抑郁的心事。一日、梦霞偶然听见哀怨的琴歌之声。梦霞听出乃是筠倩自叹身世,怨恨不自由的婚姻。梦霞心中大愧,想还筠倩自由之身,又听见梨影与筠倩对话声,梦霞乃离开。筠倩虽是主人公,但出场甚晚,读者仅知道她是个新式女学生,热衷婚姻自由之说,“妩媚中含有一种英爽气”,对她的内心却一无所知。熟读《红楼梦》的作者便模仿了“黛玉弹琴”,在简短的篇幅内,丰富地表现了筠倩孤独悲凉的内心世界。不同于《红楼梦》中林黛玉四叠乐句的文雅、含蓄,崔筠倩所唱的乐句十分浅露白,哀叹了她父老母死、兄长早夭,寡嫂孤苦,自己婚姻又不自由的困境。这个情节还彻底地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何梦霞原本准备不得已地接受无爱的婚姻,小说将以三人“各得其所”为结局。但听了筠倩的琴歌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婚姻伤害的是他个人,而且还有另一个女子的自由和幸福。于是梦霞作书指责梨影,白梨影在悔恨哀怨中抑郁而死。梨影之死又促使了筠倩和梦霞的死亡,《玉梨魂》《雪鸿泪史》之“哀情”就更加深了一个层次。

三

写完《雪鸿泪史》后,徐枕亚的长篇小说水准急剧下降,再也没有一部作品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很少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夏志清先生曾对此作出解释,他认为:“徐枕亚主要是一位诗人,以及擅长取材于亲身经验的作家。他一旦脱离自传范畴而编造故事,笔下人物就写得失败。他愈是努力想维持‘悲剧小说家’的令誉,故事就愈不可信”(“明报”第9期62)。笔者基本赞成夏先生的观点。《玉梨魂》《雪鸿泪史》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徐枕亚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事实上,他在这两部小说之后才开始了小说家的“学徒期”。他在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双鬟记》(1915年)时^④,完全不会编造故事,几乎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红楼梦》。但是在《双鬟记》之后,他就走出了“学徒期”:《余之妻》(1916年)《燕雁离魂记》(1922年)的故事都颇为可观,这两部作品在人物和情节模式上对《红楼梦》也有巧妙的模仿和借鉴。

《双鬟记》的故事并不复杂:乡绅王樵龄之子二云和表妹蕙姑相恋,二云母亲王夫人的侄女琪仙深爱二云;琪仙的丫鬟秋鸿明白主子的心事,想方设法拆散蕙姑和二云的恋情;蕙姑的丫鬟棠儿为了蕙姑和秋鸿暗暗展开了较量。在秋鸿的怂恿下,二云之兄大云将蕙姑和二云私恋的证据,交到了父亲樵龄手上,樵龄痛打二云,遣走了蕙姑。二云病危,樵龄只得请回蕙姑,并默许他们相恋。临死前,樵龄留下遗嘱,希望二云和蕙姑成婚。秋鸿并未因此罢休,她又怂恿大云去赢得了蕙姑父亲的信任,蕙姑成了大云之妻,二云则娶了琪仙。秋鸿为让二云断了对蕙姑的爱恋,便下毒欲毒死蕙姑,不料反害死了大云。秋鸿服毒而死,死前交代了罪状。琪仙生一子后昏晕而死,王夫人、二云不久病亡,蕙姑亦自缢而死。

很显然,《双鬟记》的故事改编自《红楼梦》的宝黛钗三人的情感纠葛,其中的大多数人物也能在《红楼梦》中找到原型。二云、蕙姑、琪仙的原型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樵龄、王夫人、大云的原型是贾政、王夫人、贾环。秋鸿、棠儿二人的身份很像《红楼梦》中的莺儿和紫鹃,她们一邪一忠的性格也符合徐枕亚对莺儿和紫鹃的认识。^⑤在具体情节上,《红楼梦》中大量情节都被《双鬟记》所挪用,如“共读《西厢》”“宝黛心生嫌隙”“宝玉挨打”“钗黛探病”等情节在《双鬟记》中就有“共读《红楼》”“二云、蕙姑心生嫌隙”“二云挨打”“蕙姑、琪仙探二云”等情节与之对应。不仅如此,为了模仿《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双鬟记》中还有个小有园。大观园里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芦雪庵等,小有园里也有活碧池、天香阁、梨笑轩、盥薇院、冷红亭等。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对经典小说的模仿乃是常事,评价一部小说的优劣并不看重故事是否原创,但《双鬟记》对《红楼梦》的模仿可谓是颇为拙劣。

首先是人物性格单薄,面目模糊,甚至不伦不类。二云和蕙姑被称为“怡红后身,潇湘影子”,但二云不过是“平日羞涩类新妇,与人应答,呐呐不能出口”(第二章19),而蕙姑只是一味的娇小姐脾气,只是姿容秀丽,性喜寂寞而已。这两人连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尚且不如,更见不出有什么宝、黛的神采。至于琪仙,作者则将对薛宝钗的所有偏见都汇集到她身上,把她写成了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小说中不仅借二云之口

称其为“持重寡言，满脸道学，落寞不近人情”（第三章 33），又谓“天下惟大度之人其心深险不可测，如琪仙者，亦王莽学周公之偏”（第五章 55）。尤其是二云被打后，琪仙前来看视，本是模仿《红楼梦》中宝钗看望宝玉的一段情节，作者特意把探望的时间选在深夜，又大加评论：“又念琪仙平日落落大方，亦出此暧昧之行径，平日间高视阔步，自命清流，背地里送暖偷寒，若蕙姑与二云虽难两意缠绵，多情难制，而体防所在，彼此皆严，斤斤未敢或越，似此深夜无人，悄地作临邛之叩。如蕙姑必不肯贬其金玉之躯，轻易出此，以彼较此，则所谓清者不清，浊者不浊”（87—88）。

更糟糕的是大云这个人物，作者本打算把他写成贾环的翻版，实际上却将他写成了一个顽童、傻瓜和无赖的合体。在小说的前半部，他似乎是一个低能儿，十六岁的少年却像是七、八岁的恶劣顽童，举止和年龄毫不相称。到了小说后半部，他与陆芷梅聚饮村肆时，又能嘘寒问暖，敬礼长辈，表面大方客气，内心狡诈奸猾。《红楼梦》里贾环也是从一个顽童逐渐长成为一个恶徒，作者对此虽模仿得很忠实；但他忽视了《红楼梦》里贾环的个性是渐变的，跨越了童年、少年两个阶段，而大云出场时已十六岁，在小说中的篇幅又不多，他的性格骤变根本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是未能充分利用小说中的环境因素。《红楼梦》中环境因素与人物、情节密不可分。如潇湘馆之于林黛玉，蘅芜苑之于薛宝钗，都起到了衬托人物性格的作用。而“芦雪厂联诗”更是塑造了一个白雪红梅的琉璃世界。作者对此也有领会，他让蕙姑选择居住在罗浮馆，琪仙居住在天香阁，乃是分别以梅花和牡丹来比喻二人。这一点上，罗浮馆、天香阁起到了和潇湘馆、蘅芜苑相同的作用。可惜、作者不免虎头蛇尾，他在开篇详加描写的活碧池、梨笑轩、盥薇院等地，则在后文中或偶然一见，或再未露面，根本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

再次，作者并不甘心完全模仿《红楼梦》，在具体情节上略有改动，但凡改动处都俗恶不堪，如二云、蕙姑共读《红楼梦》一段：

既二云忽检出《西厢记艳词通戏语》一回，示蕙姑曰：“妹试阅此如何？”蕙姑阅毕，不解二云之意。二云笑曰：

“妹试思之，此事颇类今日情形否？吾便是多愁多病身，你便是倾国倾城貌。”蕙姑闻言，柳眉翠耸，杏脸霞飞，羞态杂呈，怒容莫遏。二云不待其发言即起立长揖曰：“吾固知妹不耐，将效黛玉之薄言往愬。吾今先学宝玉之负荆请罪矣。”蕙姑斜其凤目，怒视二云，一半含笑，一半含嗔，戟指詈之曰：“汝……”二云笑应曰：“汝……汝是潇湘影子，吾即怡红后身耳。”蕙姑窘极蹶起言曰：“汝真无赖，欺人至此，吾必诉诸舅氏。”言已欲行，二云追谢之，呼“好妹妹”者无算。蕙姑乃止。（35—36）

《红楼梦》里宝玉用《西厢记》里词句表达自己的感情，是真情的自然流露，黛玉生气也是出于她的敏感和自尊。而这段“共读《红楼》”中，二云很像是有预谋，故意对蕙姑进行挑逗，简直是个流氓无赖。而蕙姑居然“一半含笑，一半含嗔”，毫无闺秀的风范，如同是和二云在调情。这段情节没有“共读《西厢》”真情实意的神韵，仿佛是《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相互挑逗。把少男少女的真情表达写成了无耻油滑的挑逗，大约也不是作者所预想的，但可以看出作者对情节的描摹缺乏把握和分寸。其它模仿《红楼梦》的情节也大抵如此。

四

《余之妻》写的也是青年男女的婚恋悲剧，但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史秋星和秦玉织自幼订下婚约，情感甚笃。玉织父亲秦翁老来贪财，又受小人怂恿，毁掉婚约，将玉织嫁给了富翁金长源。玉织嫁后不肯屈从，保住了清白之身。秋星悲愤之下来到了上海。哈尔滨富商宋玉卿、宋心史兄妹的父亲曾受秋星之父史公的大恩，父亲临终遗命史公如有儿子，则将心史嫁给他。玉卿几度南下寻找史公后人，终于在上海找到了秋星，于是带着秋星回到了哈尔滨。秋星在玉卿的帮助下年余即成为富商，而心史在和秋星的接触中，对他也产生了爱意。秋星在长春得到了玉织的消息，回到了故乡。此时金长源已死，玉织守寡。秦翁临终忏悔，希望秋星娶他次女明霞为妻。秋星心念玉织，

一口拒绝,秦翁含恨而死。玉织为成全秋星和明霞的婚事,自杀身亡。此时又传来心史病亡的噩耗,秋星悲痛中勉强和明霞成婚,三年生下二子,后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余之妻》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借鉴了《红楼梦》。作者借男主人公史秋星之口说:“余尝戏呼妹为颦儿后身,余亦以痴宝玉自况”,无疑是将史秋星、秦玉织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比作宝玉和黛玉,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遗貌取神。史秋星和宝玉相似之处只在于痴情不改,在玉织出嫁后,他又从杭州到哈尔滨,相隔万里,面对宋心史的好意依然毫不动摇,最终也和宝玉一样抛妻弃子,离家出走。秦玉织和黛玉一样坚守爱情,鄙夷铜臭恶俗,在嫁给金长源后,一袭白衣,以刀自卫,虽不像黛玉般多愁善感,但具有同样的痴情和傲骨。另一女主人公宋心史则是模仿了宝钗。和宝钗一样是富商家的女儿,心史不但能料理家政,而且知书达理、温柔大方。她对史秋星怀有深情,平日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在他生重病时,又不避嫌疑地悉心呵护。她既坦白她的爱情,又对史、秦之爱表示理解和尊重。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徐枕亚抛弃了以往对宝钗的偏见,宋心史身上集中了宝钗的诸多优点。她和玉织一柔一刚,一妩媚一清高,超越了以往徐氏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善恶之分,而深得《红楼梦》中钗黛二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之致。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天上的“木石前盟”,和薛宝钗有人间的“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的基础是两心相许,忠贞不渝;“金玉良缘”的基础是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余之妻》中史、秦二人的爱情仿佛“木石前盟”,史、宋二人的遗命婚约则像“金玉良缘”。对史秋星而言,无望地等待玉织是对爱情的坚守,而心史以及能带来的温柔富贵则是现实的召唤。在小说结尾处,史秋星抛妻弃子,离家出走,这很像《红楼梦》中的“宝玉逃禅”。但史秋星娶的是秦明霞,他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在婚恋的悲剧程度上,《余之妻》较《红楼梦》更甚。此书以《余之妻》命名,史秋星心中的“余之妻”正是秦玉织。虽然秦玉织完璧无瑕地回来了,但除了史秋星外所有人都未去想她和史秋星破镜重圆,包括她自己,因为她已经背上了“寡妇”的身份,她只能选择让妹妹去“李代桃僵”。作者当年和陈佩芬的一段情缘也正是如

此,结尾处的这一改动,并非作者要刻意以悲情动人,而是寄托了他的一段心曲。

《燕雁离魂记》是徐枕亚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作者对《红楼梦》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富有新意的借鉴。“燕雁离魂”取“燕去雁来,一般离魂”之意,此书仍是写陆戛夫与范漱卿、蔡蕙馨一男二女的爱情故事,除了表现爱情悲剧外还有对漱卿、蕙馨二人的赞美和哀悼——即是《红楼梦》“作者自云”之“使闺阁昭传”。

此书结构巧妙,故事也颇为新奇,前七章写童稚时期二女因情而相妒,后七章写成人后二女因家变而想让。如许厘父所评:“此书先以两方情妒并列,中间为之绾合,作一大段落;书末复借二人之境况而互为情让以终,与前此情妒遥遥相对,布局极工,盖惟妒之甚者,为能让之甚。妒与让皆情之至也,寻常言情常以妒招祸,而此则转以让结其口,是文情场之异闻,小说之极例也”(111-12)。

此书自然还是以宝、黛、钗三人为人物模仿对象,但却有两大新的借鉴《红楼梦》之处,一是前七章专写小儿女间“一日好了,两日恼了”的微妙故事,二是写两个小女孩之间的相妒故事。一般小说中作为宝玉等人化身的人物都是青年男女,少有人注意到宝玉等人产生感情时尚属少年儿童时期。《红楼梦》中黛玉对宝钗本有微妙的妒意,但这种妒意非常纯真,不能完全视为情场对手之间的敌对意识,还包含了儿童心理中被他人吸引了玩伴后而产生的失落的情绪。

这两点一向为历来仿写《红楼梦》的小说所忽视,徐枕亚却别具慧眼地发现了并加以扩张,形成了《燕雁离魂记》一半的篇幅。在小说的前半部大抵都是小儿女喁喁私语的故事,他们谈论养猫、放风筝等小孩之间的乐事,也有赌气、吵闹的小波澜。由于这样的故事内容,使得小说的情节基本都是琐碎小事。作者在这些小事中把握人物性格、环境氛围上极有分寸。如第二章结尾处:

蕙馨乃向舅母及母一一致辞,后及余。余颇快快,又坚订明日再来。蕙馨笑曰:“彼此甚近,每日可以往来,何亟亟也。”乃复与漱卿告辞。漱卿但微点其首,不留亦不言。蕙馨弗及理会,匆匆去。余急追送,才及门外,闻漱卿厉呼:

“戛哥哥!”蕙馨急止余弗送,且笑曰:“漱妹妹唤汝,宜速去。”余经漱卿唤,亦意不自持,遂弗送也。返身入就床头问:“漱妹何言?”漱卿弗答,但作色向余冷笑。余大惑,以为我弗留蕙馨,故遭其怒也,则低声曰:“惠姊姊言明日再来也。”语未竟,漱卿呼曰:“彼来否与我何干?且我今亦欲返耳,久居汝家胡为者。”余骇惑俱集,诚弗知何由逢怒于彼。而漱卿已侧身向内沉沉睡去矣。(17—18)

这一段巧妙地写出了三个小孩的不同个性,戛夫是一个爱博而心劳,陷于情网纠葛中而懵懂的孩童,蕙馨知礼、聪明、大度,漱卿则任性、气量狭小而略显刻薄。这一段要和前文对照着看,前文中漱卿生病卧床,蕙馨前来看视,两个女孩子一见如故,唧唧咕咕地闲话家常。戛夫也很喜欢蕙馨,在漱卿睡后,他同蕙馨至花园游玩。漱卿对蕙馨态度的陡然变化,正由于“情妒”;而蕙馨迅速地就理解了漱卿的心思,竭力避免冲突。短短一刻,“情场”上已有了一段“交锋”。作者的分寸在于点到即止,以戛夫的视角来写这段“交锋”,看似琐碎,却有无限波澜,深得《红楼梦》的叙事精髓。

此书的后半部,故事节奏加快,叙事重心更趋向于漱卿、蕙馨二人的奇特遭遇。漱卿之父死后,漱卿的兄长头脑糊涂,视戛夫为仇讎,漱卿深感受爱情无望,故情愿让出。而蕙馨遭逢家变,为报兄仇,她也退出情场,自卖为娼,寻找机会刺杀了仇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蕙馨和漱卿的日记交代了结局:蕙馨下了死牢,漱卿病死异乡。这不仅是爱情的悲剧,也是命运无常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以陆戛夫的视角写成,却脱去了以往徐氏小说中男主人公那种沾沾自得的“自怜”,他和《红楼梦》中的叙述者一样,带着无限的追忆和哀伤。小儿女时的“情场”故事,仿佛大观园极盛之时,而成人之后二女之悲辛遭遇,则如宁荣二府家败人亡之后,在人生的乐与悲之间抒发了沉重的感慨。徐氏小说自《玉梨魂》以来,虽然对女子颇多赞美和哀悼,但往往被男主人公压抑不住的自怜自赞所冲淡。《燕雁离魂记》中男主人公形象彻底淡化,两个女主角的故事成了绝对的叙述中心,彻底凸显了“使闺阁昭传”的主题。

综观徐枕亚的长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以《红楼梦》为长篇小说的典范而加以学习。虽然他对《红楼梦》的认识较为浮浅,也有偏颇,但除了《双鬟记》外,其它长篇小说对《红楼梦》的模仿和借鉴都较为成功。虽然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但事实上在《红楼梦》之后“才子佳人”的势力不退反进,《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等《红楼梦》续书大抵补百廿回本的“缺陷”,让宝黛钗等人得到皆大欢喜的“大团圆”。道光以后狭邪小说盛行,开始用《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除了《花月痕》等少数作品,其它小说的格调都不算高,害得《红楼梦》都遭到了“诲淫”之讥。^⑥徐枕亚的小说虽然通俗,但并不媚俗,他以真诚的态度直写人生经历,既写出了高尚纯洁的儿女真情,又揭露了礼教压迫下的婚恋悲剧,可以说深得《红楼梦》“谈情”之“大旨”。“五四”作家丁玲、庐隐少年时都喜欢《玉梨魂》,^⑦而新文学中“自叙传”小说、“家庭小说”在主题思想、叙事视角、抒情氛围上和《玉梨魂》《雪鸿泪史》颇多相似,可以说,徐枕亚既是《红楼梦》的忠实继承者,又是《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一个独特的联接。据此而言,徐枕亚及其小说创作当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史上,留下它应有的痕迹。近代以来,小说的创作主要受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品的影响,但古代小说经典仍为小说家们广泛推崇。古代小说经典对于近现代小说创作的意义,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虽然考察的是《红楼梦》对徐枕亚长篇小说之影响这一具体问题,但亦可为古今小说的演变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个案。

注释[Notes]

① 徐枕亚此时与族叔徐笑云、兄天啸、友双热结社吟诗,并集四人诗辑成《四痴酬唱集》,参见《徐枕亚年谱》,周文晓编:《徐天啸与徐枕亚研究资料》(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年),50。

② 《红楼梦余词》曾以“红楼梦题词”或“红楼梦题辞”之名发表于《小说月报》卷三第4至12期。后收入徐枕亚《枕亚浪墨》卷三,附陈惜誓评及徐枕亚跋语。

③ 参见时萌:《〈玉梨魂〉真相大白》,《苏州杂志》1(1997):55-57;《徐枕亚与陈佩芬往回函札》,周文晓编:《徐天啸与徐枕亚研究资料》(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年)81-110。

④ 此书本以《棒打鸳鸯录》为题发表于《小说丛报》13—22期。1916年9月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单行本,改名《双鬟记》。

⑤ 徐枕亚认为紫鹃是黛玉的忠诚侍婢,在《雪鸿泪史》中曾将白梨影的侍婢秋儿和紫鹃进行了比较,见《雪鸿泪史》第十二章作者自评,徐枕亚:《雪鸿泪史》(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78年),26。

⑥ 参见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3。

⑦ 参见丁玲:“鲁迅先生于我”,《鲁迅研究年刊1981》(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1。庐隐:“中学时代”,文载《庐隐散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20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夏志清:“《玉梨魂》新论”,欧阳子译,《明报月刊》9—11(1985)。

[Hsia, C. T.. “A New Discussion on *Her Sacrifice*.” Trans. Ouyang Zi. *Mingbao Monthly* 9—11 (1985).]

潘盛:《“泪”世界的形成——徐枕亚小说创作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Pan, Sheng. *The Origin of Tears: A Study of Xu Zhenya's Novel Writing*.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2009.]

徐枕亚:《枕亚浪墨》。上海:小说丛报社,1915年。

[Xu, Zhenya. *Zhenya's Collected Works*. Shanghai: The Novel Newspaper Agency, 1915.]

——:《玉梨魂》。上海:清华书局,1929年。

[---. *Her Sacrifice*. Shanghai: Qinghua Press, 1929.]

——:《雪鸿泪史》。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78年。

[---. *The History of Tears*. Taipei: Wenguang Book Company, 1978.]

——:《双鬟记》。上海:小说丛报社,1916年。

[---. *Two Servant Girls*. Shanghai: The Novel Newspaper Agency, 1916.]

——:《余之妻》。上海:小说丛报社,1917年。

[---. *My Wife*. Shanghai: The Novel Newspaper Agency, 1917.]

——:《燕雁离魂记》。上海:世界书局,1924年。

[---. *The Two Dead Girls*. Shanghai: World Press, 1924.]

枕亚 双热编:《锦囊》。上海:民权报出版部,1912年。

[Zhenya, and Shuangre, eds. *Jinnang*. Shanghai: Minquan Newspaper's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12.]

周文晓编:《徐天啸与徐枕亚研究资料》。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年。

[Zhou, Wenxiao, ed. *The Research Materials of Xu Tianxiao and Xu Zhenya*. Hohhot: Distance Press, 2003.]

(责任编辑:程华平)